2011年5月日內瓦WHO宣達團記實,─台灣人─「誰理你們!」

莊萬壽

在瑞士幽美的日內瓦湖畔、在缺腳椅UN的總部，一群來自遙遠國度的中老年人，披著綠衫、含著微笑向行人分發傳單：我們的國家叫台灣，不是中國，台灣要加入UN，要加入WHO；我們台灣的土地與瑞士一樣大，而人口卻有三倍多。我是台灣的一個老人，在二十一世紀的初葉，曾飄浮到瑞士的上空，將心酸的淚水，滴在日內瓦的泥土中。

 我們WHO宣達團不少是七十歲的老骨頭，從5月14日傍晚飛離家鄉，兩次轉機，漫漫二十小時的長夜，長腳手的我，被塞在褊窄的荷航座位，彷彿置身於我目睹的韓國獨立館中人箱之肉刑，我未眠也不知痠痛，閉目所見是台灣人集體被鎖在惡龍的爪下。出發前幾日，爆出了馬政府加入WHA的觀察員是同意台灣為中國一省的MOU。日內瓦之行，必須大聲揭露控訴馬之賣台，在離家前刻，我重拾久未執的大毛筆，寫四大張標語，放在皮箱外層。飛抵荷蘭，初露曙色。轉到日內瓦，日頭正照耀湖畔的屋瓦，映出光芒。

近午，方知宣達團、台灣醫師聯盟將與衛生署長邱文達為首的馬官員坐談，有中央社等媒體採訪。我即建議，出其不意，當場抗議馬出賣台灣。在團長張昭正與發言人廖林麗玲支持下，當邱起立說話，四位女團員拿著我寫的四張標語：「抗議馬英九投降中國出賣台灣」「邱文達應口頭向大會抗議」等。走到邱與駐日內瓦處長謝武樵等背後，麗玲隨即Mic高喊「馬英九」團員齊應「出賣台灣」，麗玲：「邱署長」齊應：「向大會抗議」周而復始，震撼滿堂，邱不便轉頭，只苦笑而已。可惜這個歷史鏡頭沒有出現與在台灣平面媒體。（本文附圖）這個座談，應是即將進WHA開會官員在第一現場向台灣人保証他們如何具體的向大會抗議，並聽取我們團員的意見，然而成串的官員，一個接一個像我們「宣達」馬府的做法，用柔軟的語言來「安撫」，尤其駐法代表呂慶龍，能言善道，強調不可一廂情願，要沉的住氣。我起而言:「馬英九總統最近為WHO事說:『我是中華民國總統，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』，邱署長在大會上就照說:『我是中華民國衛生署署長，我維護中華民國在WHO主權，台灣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共和國的一部份、一個省。』」邱當然不敢回應。主持人來自台灣的高嘉居醫師重申我說的馬語要求邱向大會抗議，邱亦左右而言他。

台灣人為台灣前途而奔走天涯，馬府卻處處扯後腿。我們這些卑微的台灣人來到日內瓦，馬總○了特任官、大員來阻擋，一位衛生官員蕭東銘，無時不刻的盯梢，不覺得阿Q式榮幸起來。

16日上午，終於拆穿「中華民國」的騙局，「中華民國護照」是一本廢紙。我們到達WHA報到處，申請下午大會的旁聽證，意外的被拒絕了。去年可以，「今年special rule」台灣護照不能用，要有其他身份證明。若干來自歐美的台僑，用他國護照申請到，唯獨台灣不行，WHO的mou生效，台灣人須用中國護照，我們抗議、無效。在場的馬官員噤若寒蟬。

下䀯，我們在WHA大會入口處，向行路進去的與會者發送傳單，籲請支持台灣，大多獲得善意的回應。同時，也書寫抗議書，向訪客服務處警衛說明請派WHO官員來接收，警衛答應轉達，但要求不要在門口聚集，日頭分外的熾熱，大家癡癡的等待，一度有一人出來，只是再問原委。枯等兩個多小時，焦慮的守候。四點半，旁聽的台商女士出來了，會議結束了，一紙抗議書都遞不進去，連TAIWAN字也進不去，她進去時安檢，外衣被令脫去，露出前後有TAIWAN的T恤，不行，要再脫去，但內衣又有TAIWAN，安全員只好說穿好外套，把TAIWAN遮住，不得外露。天啊！這裡是中國的租界。台灣人記得嗎？2003年台灣被中國傳染到SARS，死了近百人。5月19日WHA大會上，中國的大官對台灣說：「早就給拒絕了」「誰理你們！」。台灣人不在乎誰理我們，我們要有自己理自己的決心。我們集合全隊，由張團長宣讀抗議書，高呼口號，我悲憤、我含淚。

此刻正好是2011年5月16日下䀯日內瓦5點，在遠方對街，馬府的那位西裝官員，雙臂對抱，凝視著我們，又傳達著馬政府對台灣人說：「誰理你們！」。

(2011.6.1 長榮大學講座教授)